

琉璃美人煞

下
册

十四郎◎著

爱是一种执念，明知飞蛾扑火，也要苦苦追寻。
她是他的魔，让他活着就像死去，希望尽数变成绝望。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琉璃美人煞

因为前世一场惊心动魄的阴谋，璇玑从阿修罗魔神转世成为凡人，懵懂中踏上了修仙之路。懒惰、散漫的她从小就不被人喜欢，在一次降妖路上与禹司凤相识，赢得了他的倾心相爱。在相处中，璇玑也不禁为他的深情所感动，正要为之敞开胸怀，一场变故拆散了二人。璇玑面临着爱情与前世阴谋的双重压力。这一世能否学会做人？能否学会真正爱一个人？她陷入重重迷雾中……

下
册

上架建议：畅销·奇幻言情

ISBN 978-7-5399-3300-9



9 787539 933009 >

定价：69.00元（全三册）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琉璃美人煞

下
册

十四郎◎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目录

上册

354	329	313	291	271	247	226	197	181	161	143	118	93	73	52	27	1
第十七章	第十六章	第十五章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打击	变故	初情	浮玉岛	突袭	紫狐	一路同行	他的面具	与他重逢	重返少阳峰	告别青葱岁月	簪花大会（下）	簪花大会（上）	珍珠事件	捉妖	下山	无心璇玑

目录

中册

710	677	626	577	528	478	429	379
693	652	601	554	503	454	404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章	第二十九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四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章	第二十九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六章
华梦骤裂	伤离别	暴乱	皓凤	情迷	情切	幽闭	魂兮归来
							灵兽腾蛇
							执子之手
							情人咒
							危弦
							不周山
							此情须问天
							柳意欢

目录

下册

1060	1041	1000	942	888	846	802	769	729
：	1017	：	970	：	863	：	788	：
：	：	：	：	：	：	：	：	：
：	：	：	：	：	：	：	：	：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章
忘却三生	罗睺计都	我本琉璃	诸神	狐逝	神巫	昆仑山	重振雄风	均天策海
								天神降临
								花开万景
								众里寻他千百度
								凤凰于飞
								身世
								无支祁
								与君共赴黄泉

第三十三章 与君共赴黄泉

钟敏言失神地看了她一会儿，轻声问：“玲珑呢？师父呢？”

璇玑怔了一下，手里的剑不由自主地放下来。旁边忙着闪躲的妖魔们见她突然发呆，当即抓住机会扑上去，但都被腾蛇一个个用火烧了。

“他……他们在洞里。”璇玑喃喃地说着。

他点了点头，翻身从石壁上跳下，脸色白得犹如死人一般，依稀还有一丝痛楚。

她本能地伸手去搀扶，问道：“六师兄，你怎么了？”手指刚抓到他的袖子，只觉他一缩，她顿时想起他并不喜欢她碰他，正要讪讪地缩回去，他却低叹一声，抬手揽住她纤瘦的肩膀，几乎将整个人的重量都压在她肩头上。璇玑心中突突乱跳，有些尴尬，有些茫然，低声道：“六师兄……你、你怎么……”

“别说话，我……有些不舒服，扶我进去好吗？”他口中的热气喷在她耳朵上，她的脸登时红了，手忙脚乱地扶着他朝明霞洞里走去。

腾蛇收拾完所有的妖魔，似乎还意犹未尽，甚是可惜地看着满地烧焦的尸体，舔了舔嘴唇，叹了一口气，道：“真他妈的不过瘾……”他一回头，见那两个人根本不理自己，已经走出很远了，就急忙追上去，叫道，“太不讲义气了！老子帮你打坏蛋呢，你还不等我！你这见色忘义的臭小娘……等等，你、你这是怎么回事？身上有血……”

钟敏言打断他的话，说道：“我拉肚子，拉肚子的味道你也要闻？”

“呸！”腾蛇干脆赌气不说话了。

璇玑道：“好啦，六师兄不舒服，腾蛇你别闹了。待会儿找点儿药丸来吃，很快就好了。”

钟敏言没再说话。

回到明霞洞，众人听说妖魔都被除掉了，不由得十分欣慰。桓阳和朴阳带着十几个弟子巡山查找妖魔余孽，其余的人还留在洞里等候消息。

玲珑见钟敏言终于回来了，急忙扑上去，笑道：“好你个小六子，拉肚子拉这么长时间！我看你一定是胆子小，看到妖魔来袭就吓得找地方躲起来了，对不对？”

钟敏言脸色苍白，勉强一笑，道：“你就会笑话我。”说完，他轻轻放开璇玑，揽住了玲珑的肩膀，几乎是整个人压在她身上，看起来就像是当众将她搂在怀里一样。他们两个人虽然是一对公认的小情人，但是玲珑脸皮薄，从来都不许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做什么过分亲昵的举动。如今见他这样，她的脸颊登时绯红，低声斥责道：“别这样啦……大家都看着呢！”

钟敏言低声一笑，轻声道：“你就这么爱面子……别动……玲珑，你身上好香。”

玲珑尴尬得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几乎不敢看周围人的表情，伸手用力将他一推，钟敏言一个踉跄。她又不忍，急忙用手扶住，撇着嘴道：“你老实点儿！”

钟敏言突然伸手紧紧地抱住她，将唇狠狠地印在她的唇上，近乎疯狂地与她的唇齿纠缠着，仿佛隔了千万个生死轮回才再度与她重逢，仿佛马上便要天崩地裂，他等不及了，恨不得两个人就这样缠绵着死去。

周围传来一连串的倒抽气声、惊叹声。玲珑惊得头发都要竖起来了，竟一时想不到要挣扎，只觉他的手抚过她的脸颊，留下湿漉漉的腥气。

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终于轻轻离开她的唇，颤声道：“玲珑，你今天便嫁给我吧……”

玲珑怔怔地看着他，他的眼睛漆黑深邃，里面似有漫天火焰在燃烧，还掺杂着一丝绝望。

他忽又闭上眼，低声道：“不……你当我什么都没说……玲珑，你要好好的。”

她觉得脸上那湿漉漉的东西黏在一起，十分难受，下意识地用手摸了一把，低头一看——满手的鲜血。她倒抽了一口凉气，怀里的人已经软绵绵地倒在地上。她喃喃

地叫了一声：“小六子！”鲜血已经在他身下四散开来。原来他一直用草根和泥土塞住伤口，手死死地按在上面，众人居然都没发觉。

褚磊此刻顾不得身上灼伤处的无比剧痛，起身叫道：“快拿药来！还有清水！”他连说了数声，被吓呆的诸弟子才慌不择路地去找水。“不用慌！我看看伤口！”他沉声说着，然而声音里也带了一丝颤抖。褚磊扯开钟敏言的衣服，他肋下的那个血洞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鲜血像泉水一样喷涌而出，伤口周围还糊着烂泥草根，看上去脏兮兮的。

和阳推开众人，急道：“我看看！”当即蹲在钟敏言身边，粗粗一看伤口，立即抬手疾点他肋下数穴，血流顿时缓了下来。

等弟子们取来水，和阳稍稍清洗了一下伤口，这次仔细一看，惊道：“这个位置受伤，内脏必然受到重创！是谁下的手？”说罢，忽然觉得这一剑的手法很熟悉，他微一皱眉思索，立即明白了，“上次司凤被打成重伤，也是这人下的手吧？那个叫什么玉的离泽宫弟子！”

“若玉。”璇玑忽然插了一句。

楚影红见她脸色苍白，神情怪异，似笑非笑的，不由得心里一惊。他们几个人从小一起长大，情谊自然是不必说了，璇玑刚刚才恢复正常，倘若再受刺激发起疯来，谁来阻拦她？她急忙将璇玑揽过来，轻轻抱住璇玑的肩头，柔声道：“没事的，你和阳师伯在这里，敏言绝对没事。”

璇玑没有说话，只是怔怔地看着钟敏言肋下的那个伤口。她只觉得眼前的场景忽然一换，仿佛变成了格尔木的客栈，司凤躺在床上，身上血迹斑斑，生死未卜。她的心脏剧烈一跳，口中喃喃地说道：“若玉……若玉……乌童……乌童……”

和阳取了膏药，涂在那伤口上，然而膏药一下子就被血冲散开来。他心急如焚，但断腕处疼得更厉害了，额上满是冷汗。褚磊见状低声道：“我来。”和阳点了点头，道：“这孩子只怕有危险，先喂他吃回天丸！”

玲珑一听“回天丸”三个字，脸色更加苍白。她知道这种珍贵的丹药，少阳派不精通药石之道，“回天丸”是点睛谷炼出来的灵丹，只有受了重创、快要死的人才吃，就为了吊一口气，缓上一缓。她忽然觉得自己怎么也停不住身体的颤抖，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抖得犹如筛糠一样。

他会死……他会死！钟敏言会死！她脑海里浮现出这个可怕的念头。就在刚才，

他还笑嘻嘻地说今晚去提亲，他们两个永远也不分开，怎么一会儿的工夫他就要死了？怎么会这样？

“玲珑……”钟敏言刚才痛昏过去，现在又痛得醒过来，目光散乱，嘴里喃喃地念着她的名字，“我……我罪有应得……违背了……那个誓约……所以……才有今日……”

和阳皱眉轻责道：“不要说话！”然而无论怎么涂药，那血都止不住。褚磊把“回天丸”当成糖豆，一股脑儿地塞进他嘴里，可是一点儿用也没有。他的脾脏被那一剑刺破了，内脏一旦严重破裂，他是再也救不活的。

玲珑茫然地想着他说的话，违背了誓约……她的思绪仿佛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孩提时代，那天她和钟敏言赌咒发誓，他说：若是有一天我离开少阳派，就罚我满嘴牙齿被打落，做个没牙的老公公！说完，他俩孩子气地勾了手指。

没牙的老公公……不，他还不是没牙的老公公，他是要死了！死了！死了！万般噪音在玲珑的脑子里轰然作响，似是有什么东西一下子断开了，紧跟着万籁俱寂。

“不好！”和阳见钟敏言气息渐弱，目光散乱，显然是要去的样子，急忙按住他头顶，将真气传过去，“这孩子伤势太严重，而且拖得太久，掌门，我没办法……”

后面的声音，玲珑再也听不到了。她怔怔地看着躺在地上的钟敏言，他脸色灰白，然而双眼却似燃烧的火焰，死死地盯着她，仿佛刚刚认识她，刚刚才炽烈地爱上她一般。

片刻，那双眼眨了眨，忽然有亮晶晶的东西从里面流出来。他低声道：“玲珑……你忘了我吧……”

玲珑见他的眼睛渐渐闭上，只觉得整个世界也在渐渐死去。她轻轻地叫了一声，手足无措，像个迷路的孩子，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无处可去。人们要么忙着替钟敏言止血，要么就是看着璇玑，怕璇玑出什么异常状况，没人来安慰她。

玲珑深深吸了一口气，咬紧嘴唇，像是做了什么决定，忽然抽出断金用力朝自己脖子上抹去。何丹萍惊叫一声，飞快地夺下断金，然而那利器还是将她的脖子割伤了，鲜血涌出来。她软软地瘫在何丹萍怀里，周围闹哄哄的，无数人在叫喊、在奔跑、在说话，她却什么也听不到。

有人用力按住她脖子上的伤口，那人的手极冷，像冰雪一样冷。玲珑半昏半醒之间，也不觉得疼痛，茫然地看了那人一眼，是璇玑。璇玑两眼瞪得极大，像是初次认

识这个世界，一切都是陌生的。

半晌，璇玑才低声道：“同生共死……是不是？”

玲珑心中一痛，面上却惨然一笑，紧跟着昏死过去。

璇玑慢慢站起来，看了看玲珑，又看了看弥留的钟敏言，好像不认识他们一样。楚影红见她神色这般怪异，急忙过去搀扶着，道：“没事！他们都会没事的！璇玑你不要冲动！”

璇玑怔怔地说：“不……我不冲动……我要去杀一个人，不要拦着我……”她将楚影红的手轻轻推开，转身慢慢朝洞口走去。

楚影红急忙拦住她，“你哪里也不许去！留在这里！姐姐和师兄都受了重伤，你还要去哪里？想让你爹娘担心死吗？”

“我去杀一个人……很快就回来。”她淡淡地说着，身形一转，瞬间就绕过楚影红，头也不回地继续向外走。

后面突然响起一个清朗的声音：“不用着急，这两个孩子让我来治。”

众人一愣，只见亭奴从怀里取出一个小小丝囊，倒出两颗拇指大小的小果子，那果子鲜艳欲滴，像是刚从树上摘下来的。他将一颗果子拈起来，柔声道：“劳驾，能把他扶起来吗？”

褚磊知道他身怀异术，说不定真能起死回生，急忙将钟敏言上半身抱起来，撬开他的齿关。亭奴把那果子揉碎了，将汁液滴进钟敏言口中，一连滴了三滴，却不丢掉果子，只是放回丝囊。他转身看了看玲珑，笑道：“她没有性命之碍，用不上这果子，包扎了伤口就行。”

璇玑见那果子红得像鲜血一样，不由得低声道：“不死树的果实？”

亭奴点头道：“不错，是昆仑山的不死树。我得道上天的时候，天帝赏了两颗，一直没用，今天派上用场了。果实可不能随便给他们吃，吃了是要长生不老的，这三滴汁液便足以让他活过来了。”

说话间，钟敏言轻声呻吟起来，灰白的脸色也变得红润，肋下致命的伤口渐渐停止流血。

褚磊急忙将药涂上，紧紧包扎起来，抬头感激地看着亭奴，道：“阁下委实助我们良多！”

亭奴笑了笑，没说话。

一直在旁边看热闹的柳意欢笑着道：“好啦，这小子的劫难算是过去了。不过多亏你这个大贵人呀！我说他会被人骗，话都说这么白了，他还是不明白，真是个无可救药的蠢货！”

亭奴道：“事不关己，你当然说得轻松。换成你，未必有他做得好。”

“你这嘴可真是……损人不利己……”柳意欢拿他没辙，摇了摇头，干脆不说话。

腾蛇先前听璇玑说要杀人，高兴地赶紧跟上，谁知靠在洞口等了又等，璇玑磨磨叽叽的，就是不肯走人，急得他大叫道：“到底杀不杀人？！痛快点儿！”他这一吼，洞里顿时没人说话了，所有人都看向他。

腾蛇把拳头掰得咯嘣咯嘣响，又叫：“臭小娘，走不走？”

璇玑点了点头，道：“我们走。”

腾蛇大喜，转身就跑了出去。

楚影红等人急忙拦住璇玑。褚磊皱着眉道：“你不要节外生枝！这当口杀什么人？”何丹萍先前为玲珑哭红了眼睛，这会儿又忍不住热泪盈眶，拽着璇玑的袖子，絮絮叨叨就是不肯放她走。

璇玑吸了一口气，淡然道：“此仇不报，我一生不安。谁都不用劝我，我很快就回来！”

“你要去不周山？”褚磊摇头道，“那里不是凡间，万一再生事端，要如何收场？总之，不许你去！都留下！”

璇玑低声道：“我要去，我不允许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我身边最宝贵的人！”

众人见她说得十分坚决，不禁无语。璇玑足尖在地上一蹬，人已经在数丈之外，带着腾蛇飘飘然出了洞口。

后面忽然有人追上去，急道：“我也去！带上我！”是紫狐，她不知是激动还是什么，脸涨得通红，叫道，“我也要 go 不周山！这次一定要成功！”

璇玑低笑一声，道：“生死与共……是不是？”

紫狐一愣，接着大声道：“不错！为了他，我死也无所谓！”

璇玑不知想到了什么，怔了一会儿，这才点头。

一路上，紫狐见璇玑一言不发，紧紧抿着唇，似是不开心的样子，便劝慰道：

“璇玑，你姐姐和师兄都没事了，有亭奴在，他们不会死的，你别担心。”

璇玑“嗯”了一声，没说话。

紫狐又道：“你也别生气了……坏蛋终归是坏蛋，一定不得好死的！这次我帮你揍他们！”

璇玑还是“嗯”了一声，一言不发。紫狐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也不好劝，只得担忧地看着她。

紫狐不知道，璇玑心里想的既不是乌童，也不是玲珑他们的伤，而是她小时候在小阳峰灵泉旁的事情。那天，大师兄在潭边烤鱼，氤氲的青烟，略带焦糊的味道，到今天她都记忆犹新。玲珑和禹司凤在小树林里为了怎么用弹弓射杀山鸡争执不停，叽叽呱呱的。那天天空真蓝，只有几缕流纱似的薄云缓缓地浮动着。日光洒在清澈的潭水上，像点点碎金乱窜。有一个少年因为赌气躲在水里面不出来，她焦急地等在外面，束手无策。

她不是玲珑，她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关心。她最擅长的就是发呆，笨拙地守护着自己珍惜的一切，所以她不会跳下去，只有呆呆地守在那里，等在那里，等他出来，等他看见她。

他终于出来了。他看到她了，眼里只有她一个人。他笑吟吟地抛过来一条活蹦乱跳的肥鱼，水珠调皮地顺着他俊朗的轮廓滑落。他的睫毛湿漉漉的，眼睛格外清亮。他第一次露出温柔的表情，然而那温柔里也带着三分狡黠，两分漫不经心，说：“接住，小丫头，师兄给你抓的鱼。”

她以为自己接住的不只是一条鲜美的鱼，应当还有别的东西，有些她一直呆呆地等待却没有等到的，她以为终于等到了一些。

然而，她错了，她实在是什么也没等到。

他临死的时候，虽然满脸鲜血，眼睛却亮得像太阳。他只看着一个人，一个眼神也没留给自己。真的，他看也没看她，他整个身心、整个魂魄，都只热烈地为一个人燃烧。

“璇玑？”紫狐怯生生地叫着她的名字。她仿佛没有听见，只是无声地流泪，眼泪不停地掉落。

很奇怪，她竟然一点儿也不悲伤，甚至打心眼儿里替他们俩高兴。他们俩都活着，甚至一辈子厮守，有情人终成眷属，真是太好了。可她却一直在哭，一直在哭，

不是为他哭，而是为了曾经的那个笨拙的丫头流泪。

谁也不知道，那个不长进、懒洋洋的小姑娘，将一个秘密深深藏在心底，曾经悄悄地等待过。

绽放在年少时代的那朵小小的花儿，无声地凋谢了。有一些回忆，必须要埋葬，还有一些经历，一定会成为过去。她想成长，想学会如何真正爱一个人，同生共死，携手到老。

她忽然在半空中停了下来，紫狐和腾蛇两个人也跟着停下，奇怪地看着她。璇玑笑了笑，道：“咱们先下去，我有点儿事情要办。”

腾蛇急得叫道：“老天爷啊！你怎么总是没事找事？杀个人都不爽快！又有什么麻烦事要办？”

璇玑淡然道：“你不去也可以，在这里等着，我马上就上来。”

腾蛇哪里会答应，万一她偷偷溜走了怎么办？“我去我去！快点儿啦！”他自己先降下了云头。

紫狐问：“是什么要紧事吗？”

璇玑笑着想了想，点头道：“应该挺重要的，事关一段回忆。”

什么叫事关一段回忆？紫狐没听懂。

他们降下去的地方是一片深山老林，千里查无人烟——鸟不拉屎的地方——这是腾蛇的说法。璇玑走到一棵树下，抽出崩玉开始在地上挖洞，能想到用神器来挖土的大概只有她。

紫狐和腾蛇都不知道她要干什么，只得在后面默默地看着。

她挖了一个不大的洞，然后从怀里掏出一把精致的匕首。那匕首看起来很新，显然她保存得很好，一次也没用过。腾蛇他们都不知道，这是当年璇玑被乌童刺伤之后师兄们来看她时，钟敏言送给她的礼物。

这些年她一直将匕首带在身边，却从来不用。或许，在她心里那不是一件武器，而是值得珍藏的礼物。如今，到了埋葬它的时候了。璇玑将匕首轻轻放进坑里，看了一会儿，然后把坑填平，永远将它埋葬了。

“好了，我们走吧！”她像是了了什么心事，神情突然轻松起来，回头嘻嘻一笑。

“搞什么鬼……”腾蛇嘀咕着。小女孩儿的复杂心事他是一星半点儿也不明白，只觉得她很古怪。

紫狐却看出了一些端倪，温柔地拍了拍璇玑的肩膀，道：“好啦，过去的都过去了，以后一切向前看。”

璇玑呵呵笑了起来，脑海中忽然浮现了另一个人的身影，那个脸色苍白的少年，手腕上缠着一条小银蛇，眉眼漆黑，对着她微微笑。他给她的感觉从来都是他像温暖的水，没有威胁，没有危险，平平静静地握着她的手，似乎两个人可以一起走下去。

不过也许她又错了，司凤从来不是温暖的春水，在他温和的外表下，藏着一种狂热，那种狂热令人恐惧。他要给，便是给予全部，所以他也要得到她的全部，一点点莫须有都不可以。他是烈火一样的性子，她直到现在才想通，否则他不会决绝地离开，一点儿希望都不留给她。

她和他之间，一直都是他主动，她悠然自得地享受着被人宠爱的滋味。现在她失去了那种宠爱，才发觉原来他对她来说是如此的重要。在一回头、一挥手，甚至一个转身之间，她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呼唤他的名字，就像他还在身边一样。

原来她这样依赖他。

她孤寂了很多年，似乎一直都是一个人，一个人成长，一个人面对千军万马，一个人默默地看着风起云涌。终于有一个人悄悄地进驻了她孤独的世界，但她懵懵懂懂，竟然没发觉，还追求着不属于自己的光辉。直到失去他后，在痛苦得快要发疯的时候，她才猛然明白，他做的那一切是为了什么。

轻易得到的东西，人总是不会珍惜。眼下她知道了，她要用尽所有的力气将他再追回来。

再一次，再一次追上他，找到他，再也不放他走。

“活着”这两个字的意义对乌童来说就是复仇。

他多次从鬼门关前逃了回来，撑着一口气也要活着，就是为了复仇。可是当他趁着两个堂主不在这，偷偷派出自己藏在不周山准备多时的妖魔去攻打少阳派的时候，他心里的快感和欣慰只是一闪而过。

那种感觉顷刻间就变成了空虚和麻木。

复仇之后，他活着的理由是什么呢？他可曾有过片刻的快乐，可以让他回忆一生？他可还有勇气和胆量，在一切都结束之后，追求凡人所谓的幸福？

副宫主曾在背后说他是从地狱里逃出来的恶鬼，“恶鬼”自然是用来形容他毒辣

的心肠和阴狠的作风。他听说后还沾沾自喜，认为这样没什么不好，这就证明了他每时每刻都记得深仇大恨，他心里还在深深地恨着。

可是恨完了之后呢？他恨的对象都死了，他还能恨什么？他生命的力量就是仇恨，一旦没有了仇恨，他还剩什么？

他突然想起了玲珑娇艳绝伦的容颜，心底一热，一种极特别的滋味浮上心头。

其实，他应当是快乐的。将她囚禁在高氏山的那段短暂时光，是他灰暗生命中唯一的光亮。虽然她对他恨之入骨，没给他一点儿好脸色，可是，她那样鲜活灵动，拥有与他截然不同的生命色彩。他对那种色彩既痛恨又倾慕，想狠狠摧毁，又忍不住环抱膜拜。

他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张狂又恶毒。可是一旦离开地狱，他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也有想得到的东西，也有想牢牢抓在手里的东西，但他明白那些东西永远不会是他的。既然不会是他的，那么不如由他来摧毁吧！他面上露出一丝阴狠的笑意。恶鬼永远都是自己得不到的，别人也休想得到！这会儿少阳派应当已经被杀干净了，想到娇艳泼辣的玲珑倒在血泊里，终于结束了她明亮的生命，他的心里就会有无法形容的狂热。那狂热像是绝望，又像是狂喜，还像情欲勃发到达至高点的快感。

这种感觉令他双手微微颤抖起来，磨指甲的小刀不小心在手上划了一道口子，突如其来的疼痛令他皱起了眉头。他盯着细细的血痕看了一会儿，才慢慢用手抹去。

以后要怎么办？许多人喜欢在一件事情告一段落之后问这句话。然而，他却不问自己以后怎么办，他是活在眼下的人，正在等待收获复仇后的快乐果实。

外面传来一阵轰鸣声，像是吟唱，还像打雷。乌童放下修指甲的小刀，缓缓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门外立即有属下来报：“神荼郁垒现身，不周山的阴间之门要打开了。”他笑道：“怎么，还没到二月，他们就等不及要放出恶鬼了吗？”

那属下道：“听说天帝有赦令，阴间、天界地牢等地所囚的恶鬼与犯人，都有三天自由。这是……千年难遇的大赦。”

“什么玩意儿……”乌童冷笑了几声，也不知他是笑天帝还是笑大赦这件事。

他突然觉得有些烦躁，不想继续待在阴沉沉的正厅里，便道：“自从来了不周山，我还没好好儿看过神荼郁垒怎么开阴间大门呢，这次倒要看一下。”

那属下见他皮笑肉不笑的模样，晓得今天他心情不好，自己千万不要一个不小心触了逆鳞。这位右副堂主虽然来了没几年，但阴毒的手段层出不穷，以前就有几个属

下不服他一个凡人的管制，打算造反，结果被他早早发觉，不费吹灰之力就派人捉来了，当着所有人的面，那几个属下被折磨至死，其血腥手段只要一想起来都让人胆寒。

都说妖魔凶残，凡人想要管制住这些妖魔，便要做到更凶残。很显然，乌童深深明白这个道理。

不周山的妖魔都被他派出去攻打少阳派了，轩辕派那些人渣他也顺着大宫主的意思，让他们去了浮玉岛。如今这里只剩下了几个人，还都是贴身侍卫，他们见乌童走了出去，便纷纷跟上。

远远地，只见两个金光灿灿的巨人拉着高耸入天的不周山，硬生生将那山体扯得从中裂开，阴风号哭，黑压压一大群恶鬼从里面狂奔而出，腐臭的气息隔着那么远都能闻到。乌童捂住鼻子，讥诮道：“真臭……这些东西也配称为恶鬼？”

话音刚落，守在远处的侍卫惊慌失措地跑来，尖声道：“右副堂主，有敌来袭！”

“哦？什么敌人？”乌童心不在焉地问了一句，他以为是那些恶鬼没长眼睛乱窜过来。

那人急道：“是……是上次来过的那个小姑娘！她把守在外围的兄弟都杀了！”

小姑娘？乌童一时没反应过来，忽然想起了玲珑，会不会是她？哈哈……他居然忍不住笑了，喜悦至极。她没死，那可真是太好了。嗯，她这样不顾一切地闯进不周山，难道是为了给爹妈和情郎报仇？

他越想越感到畅快，将披在肩上的大氅一甩，笑道：“什么大姑娘小姑娘，让我去会会吧。”

这一次，将她抢过来，囚禁起来，再也不放手！

乌童没想到，来的人不是玲珑，而是璇玑。他对这个小姑娘有些恐惧。老远见到她一袭白衫，身形忽闪，犹如鬼魅一般，他瞬间有些发憷。不过待看清她脸上愤恨欲绝的表情之后，他忽又感到无比的快活。

“哟！”他叫了一声，悠闲地靠在树上，心满意足地盯着她的表情从愕然变成极度的痛恨，最后杀气迸发，一言不发挥剑就杀了上来。乌童动也不动，他身后的贴身侍卫早就扑了上来迎接璇玑的攻击。

“找死！”璇玑柳眉倒竖，正要将这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妖魔斩于剑下，崩玉忽然发出一阵清脆的鸣声，在她手里嗡嗡震动起来。这一突变让她呆了一下，险些被一